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魂牵梦绕

叶延滨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魂牵梦绕

叶延滨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牵梦绕 / 叶延滨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7. 5

(乡愁文丛 / 王剑冰主编)

ISBN 978-7-5347-9198-7

I. ①魂… II. ①叶…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6777 号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魂牵梦绕

叶延滨 著

出版人 王刘纯

策 划 王刘纯

责任编辑 石更新

责任校对 牛志远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3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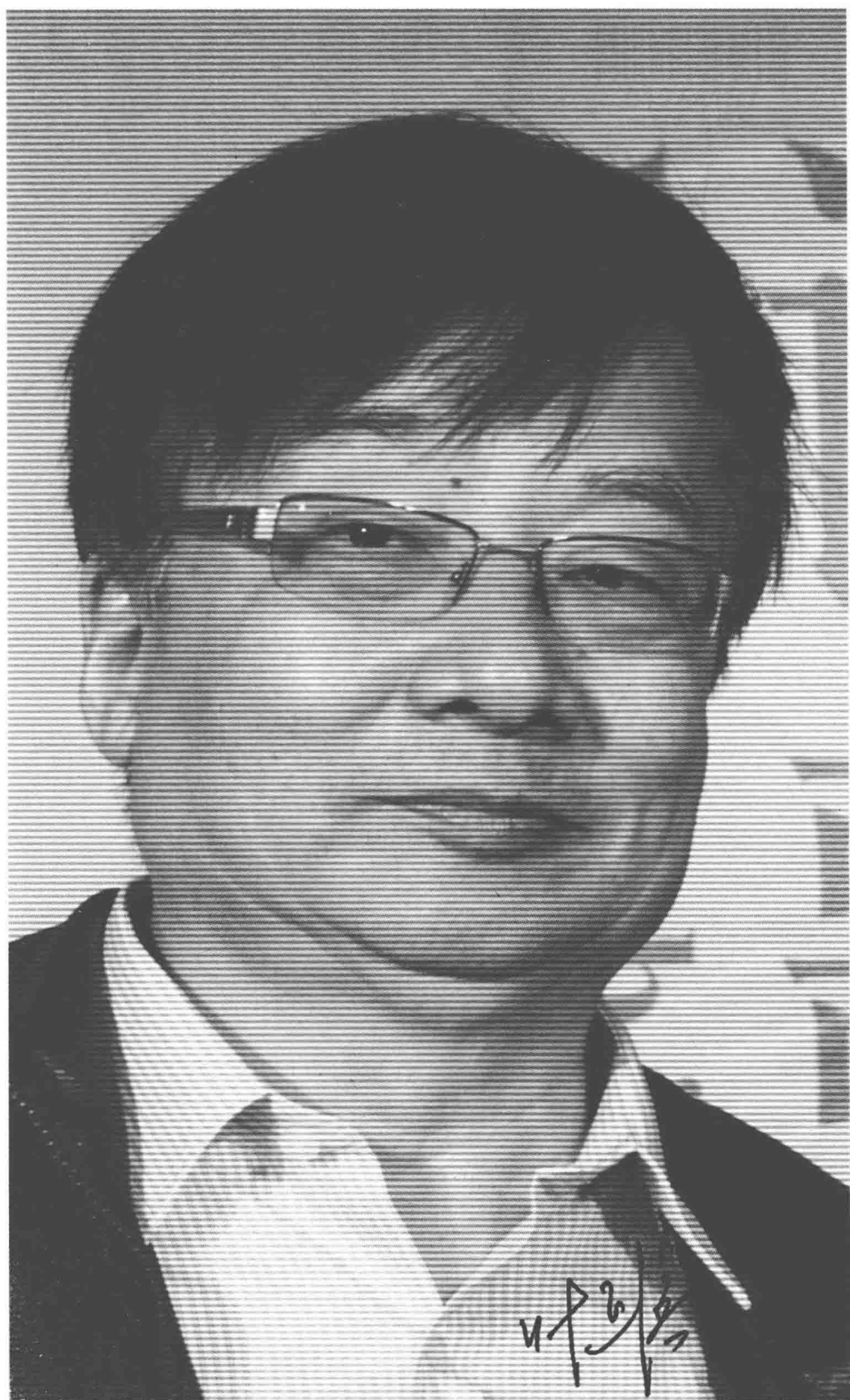
定 价 30.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

——“乡愁文丛”总序

王剑冰

我们强调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当中就有乡愁。乡愁是中国人热爱家乡、牵念故里的独特情结，是一种美好自然的文化观念。社会越是变化、越是浮躁，这种情结就越显珍贵。乡愁也是一种寻根意识，记住乡愁，记住美好的童年，记住美好的向往，也便是铭记我们的根本。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一片叶子，这片叶子无论飘落多远，都无法摆脱大树对于叶子的意义。一个人的身上总有着故乡的脉络，流着故乡的血，带着永远不可改变的DNA。一个个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个村子的化身，他们走出去，分散得到处都是，却不会把村子走失。

说起乡愁，那是一种与生俱在的情怀，住在心中的故乡常常鲜活在那里。故乡是安放你的灵魂、温暖你的寂冷的地

方，是接纳你的疲惫、抚慰你的忧伤的地方。翻开一页页被繁忙弄乱的过往，记忆中的余香总在儿时的故乡。那里有我们最亲密的玩伴、最爱吃的食物、最漂亮的衣衫、最天真的憧憬。而芬芳入梦的，多是亲人亲切的面容与温馨的相聚场面。那些亲人或已故去，或还在乡里。现在多数人对故乡的感觉同对年节的感觉一样，那种热闹团圆、香气弥漫的味道是乡情中最重要的部分。“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归乡最多的时刻是年节，带着满满的怀想、满满的辛苦，万水千山相携于途，构成最为壮阔的乡愁景观。古往今来，人们因为各种缘由漂泊在外，但总是要找机会赶回故里。金圣叹曾列举“不亦快哉”之事，其一即是“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然而他们的欢喜中又带着那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复杂心理。漫长的时光已然流逝，乡愁的话题始终没有停息，情怀早已渗透于诗歌典章，直至后来，还有余光中、三毛、席慕蓉不约而同地同题《乡愁》。

诚然，远在故乡之外的游子，生发的多为眷念之情，即使老杜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返乡之举，回到家乡也还是要再出去，因“莼鲈之思”而辞官归返的张季鹰毕竟是少数。还有，余光中的《乡愁》或代表了一些人对于故乡的认知，那就是故乡即是母亲（或双亲）的代名，对

于故乡的怀念即是对于母亲的怀念，回故乡即是为了看母亲，母亲不在了，故乡的概念便模糊起来。随着生活的变化，有人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回乡的矛盾，记忆与现实发生了冲突，那种期待值与仪式感渐渐折损，许多美好已然变成了永久的追忆。所以有人会说：“我是真的爱家乡，不过爱的可能是记忆里的家乡。”确实，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这是时间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事实。然而不可逆转的还有那份强烈的牵绊，永恒的顾念并未因此而中辍，情感的执拗还是同那些疏离与怨怼扯断了关联。生生不息地以文字表达出来的乡愁，也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特有的传统。

作家们大都已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但我们却能看出那种深深的乡愁情结，这其中有写生养自己的故乡的，也有写生活过的第二、第三故乡的，还有赞美如故知的他乡的。文丛中，地域山水皆有代表，民俗风情各具特色，多方位地展现出人与历史、人与环境的关系，彰显对亲人故土的真挚情怀以及对世态人生的深切感慨，给我们带来亲近，带来回味，带来启迪，让我们感受到温馨而深挚、苍郁而辽阔的文字力量。

我们说，在意乡俗年节，提倡尊崇温情，爱护碧水蓝天，留住美好记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也是复兴民族文化的核心之一。这样会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和建设

得愈加贴近期待与理想，也会使我们愈加容易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大象出版社倾心打造这样一套阵容壮观的“乡愁文丛”，就是带有这样的初衷。该文丛是具有欣赏性、研究性、珍藏性的文学工程；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忆与期望。“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随着时间的挥手远去，这种记忆与期望会愈加显现出它的意义。

2017年初春

目 录

上辑 魂牵梦绕

- 002 记黄包车牌号的母亲
021 耐心的胜利
025 田田的故事
037 曹坪庄人物素描
053 知青故事
067 云横秦岭忆旧
080 薄厚街五号的同事们

下辑 风吹岁月

- 098 童年片段
102 蝥蛄、骨牌和草蛇
105 老庙
108 喝凉水
112 故事在水波的底下
116 细雨霏霏中的碉楼
119 时间爬得比蜗牛还慢
122 望月独行

126	吾爱吾师
130	开始
134	赶在太阳升起前
137	一生最好的伴侣
143	正午的牛车
146	月亮走，我也走
148	浮沉
151	成为风景的猪蹄
154	甘沟
157	马场的“诗社”
160	秋天的伤感
163	老树的魅力
165	一只蜗牛的位置
167	画风
170	描云
173	辨雪
176	听雨
179	草色
182	夜声
185	江边
187	我的精神故乡
201	西行漫笔
212	魂牵梦绕世间情（代后记）

上辑 / 魂牵梦绕

记黄包车牌号的母亲

每次回到成都，办完该办的事情，总要安排半天时间，邀成都的亲戚一道去磨盘山陵园看母亲。

母亲去世多年了，那年就是在磨盘山殡仪馆送走了母亲。真是让人难忘的事。我刚到北京不久，收到了家里的电报：母病危，速回。母亲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医院度过的。她得的是肺气肿，后来发展到肺心病，时不时喘不过气，最后离不了医院里的氧气管，只好把医院住成了家，一住就数年。好在她算老红军，能有一间单人病房。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每个星期天都和妻子带着儿子去医院陪母亲。儿子一直到进了北京，才知道原先他对星期天的认识是片面的，他一直认为“星期天就是人们上医院看病人的日子”。我调离成都后，在外地工作的妹妹调回了成都，照顾母亲。离开成都时，我感到母亲的不舍，但我的调动，可以让在外地教书多年的妹妹回到省城，母亲也就鼓励我到北京工作。

母亲名叫张淑容，出生于辽宁西丰的大富商家庭，“九一八”后，只身从东北流亡到了北平，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革命起点就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按组织部门的资历年限计算，人们都习惯称她“老红军大姐”。我离开成都，两年间

回去过一次，医院也发过几次病危通知书，但都在事后才告诉我。这封电报极短，让我不祥之感。收到电报，给妻子打个电话，我立即到东单的民航售票大厅，买了最近的一班飞机票，回到成都已是傍晚。从机场直接打出租到了医院，母亲已深度昏迷了，脉搏微弱。我坐到她跟前，喊她，连喊数声，她的眼皮抖动了几下。妹妹和妹夫说，妈总算等到你回来了。他们让我到医院门口小饭馆吃点东西，大家都一天没吃饭了，就留下长期陪同的阿姨守着母亲，出去吃饭。还是不放心，我们匆匆吃碗面条充饥，就赶回病房，前后不到半小时，母亲在我们离开时停止了呼吸。这令我深感遗憾，在她生命最后一刻，还是没有在她身边陪她。同时我也感到震撼：母亲坚持着最后一丝气，只是要等儿子回到她身边，听我喊一声“妈，我回来了”就安详地走了。

母亲去世后，把母亲的骨灰埋在哪里？有人说青城山，风水好；有人建议安放在龙泉驿，那里春天满山的桃花，风景也好。但最后还是安葬在磨盘山陵园。这是个小山丘，但离城最近，我只要回成都，花半天时间就能来给母亲扫墓。

上次，我们全家和成都的亲友都来到这里，难得聚集在一起。不是节假日，陵园显得宁静而肃穆。山不高，但一排排青松守着整洁的墓碑，空气里弥漫着鲜花和野草的气味，让我感到慰藉。我们在墓前给母亲烧了纸。墓园里有专用铁桶，把纸烧在桶里，不会污染环境又不会引起火灾。我们又找到香炉，点上蜡烛和香火，把带来的鲜花一朵一朵摘下来，摆放在墓座上。有人过来问，需不需要给墓碑描字？只需一百元！于是两个工匠又把石碑上的字全用金漆描了一遍。点蜡、烧香、燃纸钱、摆鲜花、描碑文，

一件一件地做，我们又陪母亲度过了半天时间。

怀念一座小山丘，这小山叫磨盘山，因为母亲在那里。怀念是心在颤动，总需要一种形式，否则，我们难以释怀！灵魂需要肉体，当失去肉体后，我们说死亡降临了。死亡需要坟茔，因为死亡最好的证明是人们的怀念。送别亲人，这真是人生必修的一课。自从送走了母亲，我感到又走过了人生一道门坎。是她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又是我把她送出了这个世界。母亲走后，我常常从梦中惊醒，醒来以前，她还和我在一起。我每次回成都，都尽量挤出半天去这个小山丘，因为心灵需要一个实在的证明，不是证明给别人，而是证明给自己。形式是必要的，六祖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彻底精神第一以至“空无”了，然而在这彻底之中仍需要借助语言这个形式啊！

有时，怀念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能闻到那青草的气味，能感到一片碧绿抚慰着你的心灵……

二

我小时候是喜欢养小动物的，养过鸽、兔、鸡、猫、狗、金鱼、蟋蟀还有蚕。养蚕是在刚进小学的头两年，说起来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但我记得还很清楚。这一点我也很奇怪，怎么像是昨天的事情……

最早的蚕种是向人讨来的，巴掌大的一张旧报纸上，有一片密密的蚕籽。开春不久，还冻手，就把这片纸捂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几天后，黑黑的蚕宝宝就出来了。找来纸盒，盒盖上用锥

子穿出一些小孔。放上一层刚从桑树上冒出来的嫩叶子，用毛笔把黑黑的小蚕扫进盒里，也好像把自己的心扫进那小盒去了。那是一种快乐，也许正是这人生最初的快乐，让人同时记住了童年。那一年，母亲因为与地委书记意见不同，加上其他一些事，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在地委宣传部部长的位置上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调到成都市教育局当中教科长。我们住的地方叫将军衙门，在衙门府后叫西胜街的巷子里。那院子大，从窗上的彩花玻璃，可以想见这院子曾风光得很。我们住在西房，北房姓王，东面是个书库，南面是个开会的房子，但没开过会。天井里的砖都被雨水锈绿了，滑，也就没人这天井里玩。只是有一丛含羞草长得很喜人，用手一触，它就瘫在地上，像戏里边的美人昏倒一样，你转身过去一会儿，它又容光焕发在阳光里招摇。母亲到这里后依然很忙，平时顾不上我们，连星期天也常是和老师们坐茶馆谈事。星期六母亲通常要带我们姐弟俩看一场晚场电影，电影院离家远，那时这城里的公共汽车只在几条大街上跑，电影散场后，昏黄的街灯下，回家的路真是太长了。

童年就是简单的快乐加上简单的忧愁。在我养蚕的日子里，我的快乐和忧愁都源自蚕。看蚕吃桑是非常开心的事。盖上一层桑叶，蚕先伸出一星儿嘴，啃出一个缺口，露出一头，然后沙沙地吃出一大块地盘。当它们全爬在上面来了，桑叶已被啃得只剩下叶脉了。它们一个个昂起头，四处晃动，要吃的。这副乞食的模样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院子里只有一棵桑树，桑树叶不久便被各家养蚕的孩子摘光了。一到蚕断了粮，我就眼泪汪汪。母亲冲我吵一句：“哭什么，没出息！”便骑上车，到院里有桑树的

老师家里去讨，还不能总去给一家找麻烦，我养一季蚕，母亲要跑半座城。那时，我读的是寄宿学校。星期天上学校的时候，要用一只大竹篮，把一片片擦得干干净净的桑叶，整整齐齐码放在里面，上面盖一条湿毛巾。这就是我的蚕宝宝一周的食品。到蚕宝宝长大了，变胖了，身子发亮了，吃得也更多了，一篮子桑叶坚持不到周末就空了。母亲就在星期四到学校来给我送桑叶。一到星期四课外活动时间，我就在校门边转悠，盼望看到母亲的身影。那时我见到母亲真是快活极了，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愿意为我送桑叶到学校。这违反了校方的规定，寄宿学校平时是不能探视学生的。

我之所以记得养蚕的事，大概因为养蚕对于一个城里读寄宿学校的孩子来说是有太多麻烦和太不容易的事情。养蚕只是让我找来这些小东西让自己去关心，却给逆境中的母亲添了更多需要操心的事。蚕吐丝了、结茧了，那些茧一动也不动了，我的养蚕事业也就告一段落了。不知道茧能干什么，装进纸盒，收起来。只是想到这些小黑毛毛虫就这么长大，还能吐丝，还结这么美丽的蚕茧，世界在我心里也就可爱了。这些蚕茧也真神奇，因为它们，我刚读一年级时的情形，也保留下许多珍贵的片段。今天是我母亲的祭日，记得她停止呼吸之后，我从她躺了四年的病床上抱起她时，她轻得好像吐尽了丝的蚕，能飘起来……

三

成都杜甫草堂外的浣花溪旁，辟出了个开放性的诗歌公园，我们出席公园剪彩仪式。草堂已经成了繁华的闹市区，一幢幢崭

新的楼房，将草堂围在中心。草堂变得像进城的乡下人，怯怯地坐落在高楼新宅中，保持着安静，唯有安静是草堂最后的尊严。也许这安静也有价，门票六十元一张。于是爱进公园喝茶打麻将的成都市民，难得迈进这个高贵的去处，而把草堂留给外来的游客，让他们在静静的草堂里听杜甫的诗，也发一点天地之悠悠的感叹。

我的感叹不会远回唐朝，只回到半个世纪前。那是刚解放不久的成都。草堂寺、百花潭与浣花溪，这几个毗邻的近郊好去处，是成都市民春节“赶花会”和春天踏青的地方。这片成都西郊的风景区，是我童年记忆的导游图。我与母亲住在锦城西南的将军衙门附近，向西就到青羊宫。青羊宫是一座道观，它名气大，因为每年春节花会在此举办。青羊宫边隔溪相望百花潭。刚解放时这里是个小型的动物园，从青羊宫到百花潭，浣花溪相隔，那时没有桥，用木船架起浮桥，过桥收门票。我上的第一个幼儿园成都育才保育院，就在百花潭的后面。周末回家和星期天返园，都要路过百花潭。动物园里关小动物，保育院里关小朋友，大概“同命相邻”吧。青羊宫还算是城区，尽管是在城外挨着老城墙。百花潭多了一道溪水与城墙相望，完全是乡下风景了。再往西行，就是杜甫草堂，老成都人都叫草堂寺。原先这里有一座寺院，后来香火少了，名气压不住杜甫了，草堂寺也就改叫杜甫草堂。当年杜甫在此住了三年零九个月，此后自唐以来，代代修葺扩建，到清代嘉庆年间最后重修完成，形成现在这个规模，一座很了不起的园林建筑群。小时候我常常在草堂里游玩，原因是父亲所在的大学，位于草堂西面的光华村。解放后，旧大学进行调整重组，